

THE MARRIAGE

Ferdinando Frega - Nando the Scribe



GILLETTE：婚姻

GILLETTE AUDIO — NANDO THE SCRIBE — GILLETTENARRATIVE.COM

我從來不是為格式而生的。出生時不是，61歲時也不是。我的思想總是沿著一條直線向行動進發，而被留在身後的那些話，只以回聲的形式存活——一種語氣、一個手勢、一段比句子說得更多的沉默。

這一切始於我觀察二十世紀初的那些夫妻。穩固的婚姻，漫長的一生，以及用人類發明過的最古老的哲學來處理的背叛：心看不見，眼睛就不痛。那時候，出軌是一項家庭投資。孩子是副產品，工作是命運，婚禮是唯一真正的開銷——紅包付了喜宴，其餘的由新人自己承擔。人們說，那是因為沒有電視。沒有脫口秀。沒有消遣。只有食物、親密，以及身為人的原始真相。

那麼，我做了什麼？我開始結婚。到處結婚。

波蘭，1985年。婚前階段是一部傑作：她把一切都給了你，親戚們寵愛你，人人都在微笑，因為他們知道，儀式之後.....接下來的50年你就只能靠自己了。

因為我在一所天主教寄宿學校裡被養大了八年，我堅持分兩個階段：先是精神上的儀式，後是法律上的文書。很久以後。太晚了。其實.....從來沒有。

1985年到1992年之間，世界相信我差不多結了三次婚。儀式完美無缺。法律那部分呢？我總是「沒空」。

後來，生活做了它一貫會做的事：它給我送來一個住在離我家100米遠的女人。她打破了這套系統。她嫁給我時深信這是我的主意。我讓她這麼相信。因為輸給她，感覺是唯一真正的勝利。結果：三個孩子，33年的婚姻。

但故事並沒有在那裡結束。1995年到2015年之間，我在世界各地又收集了十一次象徵性的婚姻。同樣的儀式，同樣的魔力，同樣的逃離。人們不相信我。他們至今也不信。

有一天，我明白了一件簡單的事：我不可能娶遍地球上所有的女人。我不可能把她們全都留住。但我可以留住那些時刻。一次一個。因為女人——所有的女人——一直都比我們男人優越。

而我仍在這裡，仍在努力征服她們，一次一個時刻。因為那是我唯一真心相信過的婚姻。

Nando